

為最勝勝法集此故名最勝若執有佛土形勝莊嚴云我當成就彼即便於色等境界有住著心為遮此見故有不住文生所云受用身佛如何自己取為法王他亦爾者為答此難故將受用身同妙高山此文欲顯何義頌曰譬如妙高山 於受用無取

如妙高山王獲得勝大尊主性故名為妙高而不自取為山王性以山無分別性故受用身佛亦復如是具法王性由獲勝大尊主性故名為勝大而不自取其法王性我是法王以無分別故如何得是無分別耶為顯斯義文云如來說為非身由彼非有說名有身此

有何意頌曰
非有漏性故 亦非是因造
然受用身非有漏性故由此非有身說為有身皎然緻淨自體有故亦非是因造由此有身非是仗他因緣生故何故於先顯福德性已說其喻今何更說頌曰

為顯多差別 及以成殊勝 前後福不同
更陳其喻說

前明三千世界喻顯福多今說無數三千彰其更廣何故於前不言斯喻為受化者所樂不同先少後多意在於此前福差別不明成立之因為於菩提無有荷持之用今欲顯其能立因相更將別喻隨事而言

十末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釋卷上 虛四
轅音怨 離上音寬 薩下音酬 埵下音果 誼下音全 緻下音直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釋卷中 虛五

無著菩薩造頌 世親菩薩論釋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何謂能立因相

兩成尊重故 由等流殊勝 煩惱因性故
由劣亦勝故

子行和

言兩成尊重者由所託處成制底塔故謂是說法之地其所依身成如大師尊重性故即是持經之人施寶之地及能施者無如是事故次下經文顯此法門乃是諸佛親所證會等流之性頗曾有法是如來說不者此明何意言無有法是如來獨說皆是諸佛共宣揚

故又此施珍寶福是苦惱事生起之因法門功德乃是煩惑斷除之要優劣懸隔是故下文將地塵為喻如來說作非塵由此說為地塵所言世界如來說為非界由此說為世界者此有何意言此地塵不是染等性塵是故名作地塵又彼世界非是煩惱之因名界為

此說為世界界是因義即是世之因也斯言意顯彼福乃是煩惑塵空之因由其外塵雖是無記彼福縱善方之極卑況並成佛福因而更不為微劣又彼能成大丈夫相所有福業雖此成善提因持說法門之福亦為是劣由彼眾相非是正覺之體性故為此名為大

丈夫相是彼標相故由持說福能得大覺性為此名劣亦勝過施寶之福況法身因而不超越是故劣亦勝也即是寶福極卑為能成立因此既成立施寶之福與此福因有差別已次下諸文更復成立欲何所明頌曰彼果勝苦故 難逢勝事故 境岸非知故

於餘不共故 是甚深性故 勝餘略詮故

宵族高勝故 望福福殊勝

此述何義答施寶之福獲得自身所受用果彼身是勝以能捨彼無邊之身此福勝前由彼自身是苦性故何況為彼而行其施爾時具壽妙生了彼自身是苦事故由法勢

力遂便墮淚此之法門復是難逢妙生自從生智已來亦未曾聞復是勝事此言欲顯般若之名此下意欲成立是勝妙事即經云如來說為般若波羅蜜多者彼即非波羅蜜多為何意趣作如是說答境岸非知故由其所知境岸除佛於餘無能知者復是於餘不共

虛五

二

分

故此之法門所有實想即實想者除佛教已
餘處無故言實想者唯此處有言非實者是
於餘不生義是故文云若能生如是想者彼
當成就第一希有又此法門亦是甚深由於
此經或少受或遍持於我等想不復生起於
我等想不生故者明於所取義無有顛倒於

我等想即是非想者明於能取無有顛倒此
二如其次第明我法二無性智佛於此義隨
印妙生所說之事言不驚不怖不畏者此三
皆名為懼即是驚懼怖懼畏懼然隨事不同
故有三別言驚者謂於非處生懼若正譯梵
音應云越
怖今言驚等者此為不能移舊若准論釋違
驚義未甚相當下二准此應可思之也

越正理如越正道可厭惡故言怖者應云相
續生懼怖既生已不能除斷故言畏者定應云
生決定心一向畏懼此等若無便成心離惶
惑若不見本音本意於文即未開釋義為此
註出本音斯乃可亡疑或餘家釋別義非
此又此法門勝餘略詮故者由經說此是最
勝波羅蜜多如來所說略詮是又此法門族胄

高勝故言勝族者謂由諸佛所共說故然彼
寶施無有如斯眾德圓備即是成立此福望
前福聚昇沉理別也所云於身是其苦性彼
施即是苦果性故其福卑劣者然此法門若
有持說彼之大士行諸苦行此亦豈非是招
苦報如何不是得苦果耶為除此難故有下

文欲顯何義頌曰

彼行堪忍時 雖苦行善故 彼德難量故

由斯名勝事 由無恚怒情 不名為苦性

有安樂大悲 行時非苦果

此述何義答縱令彼人行苦行時有苦惱果
然於彼時由有堪忍性故此名勝事有其二

因一是善性故由諸波羅蜜多皆以善為體
性故二是彼德難量故如經云此即是其非
波羅蜜多由彼德岸曾無知者為此名為不
知其岸由與勝法相應故即此難行之苦望
前苦惱自有殊別何況我想瞋想悉皆無故
必無其苦非但無苦更生悲樂如經云我無

是想亦非無想言非無想者此顯有想與悲
心相應准斯語理若諸有情於我想等不除
遣者苦行之時見有苦惱即便欲捨菩提之
心是故應離諸想乃至廣說此何所顯若人
不發勝菩提心便有如斯過失生瞋恨心頌曰
生心因不捨 是故應堅求

問於何處心是此心生因而遣堅固勤求復
於何處是不捨菩提心因令進求也頌曰
謂是得忍邊 及此心方便
此謂入初地勝義之心得忍邊際行無任心
即是文云應離諸想發起無上正等覺心何
以故者此謂顯其無任著心生起之因若於

色等處有任著心者此必不能進求佛果故
諸菩薩應無所任而行布施者文意欲明施
攝六到彼岸即是生起無任著心方便謂得
悉已雖復遭苦而不棄捨大菩提心問如何
起行為利有情復遣不住利有情事此則取
捨同門疑情遂發答曰菩薩如是應行布施

為利諸眾生等此顯何意頌曰
應知正行者 是利生因故 於有情事相
應知遍除遣
此述何義言此正行者是利益眾生因應知
即是利益有情而不取有情所有相貌何謂
有情相貌事耶頌曰

虛五

四

分

彼事謂名聚
彼眾生者即是名字施設喚為眾生及所依
事何者是其正行謂於眾生事相皆除遣故
由彼名字想者即是非想以彼自體本非有
故即彼眾生不是眾生謂於五蘊名為眾生
由彼眾生自體無故此我法無性何以故由

佛世尊並除諸想此明我法二想皆無如何
能成最勝妙事頌曰
最勝除其想 諸世尊無此 由真見相應
此述何義由非彼二是實有性而諸大師強
除彼想然諸如來與真見相應故果不住因
位如何得見彼果之因既有此疑答如經云

妙生如來是實語者有其四句頌曰
果不住因位 是得彼果因 世尊實語故
應知有四種
此實語性有其四種何謂為四頌曰
立要說下乘 及說大乘義 由諸授記事
皆無有差舛

由佛自立要期元求佛果無有妄謬於下劣
乘及以大乘并諸授記並無謬故於此隨其
次第實語如語不誑語不異語而相配屬言
如來者由於聲聞乘說苦等四諦是實不虛
於其大乘說法無性所顯真如稱實知故來
是知義於一切時過去未來現在所有授記
五 如其事故皆無妄謬故曰如來經云如來所
證法及所說法此即非實非妄者此有何意
答曰
不得彼順故 是非實非妄 如言而執者
對彼故宣說
言諸如來所有說法此說不得彼故而是隨

順於彼由彼說法不能親獲內證法故於其
言下無有體故故非是實由順彼故故非是
妄言我現證無上覺者此據文句道理而有
此說問何故世尊自立要言我是真實語者
而所說法非實非虛一說兩兼理成難信由
此答云如言而執者對彼故宣說言諸聖人

是無為所顯者然真如性常時遍有如何佛
果以無住心方能證得非有住心又復如何
常時遍有實體真如或有得者或不得者為
除此疑說入閻喻此明何義頌曰
常時諸處有 於真性不獲 由無知有住
智無住得真

此中意道真如之性雖是常時遍有由其無
智有住心故即不能得是不清淨義由其有
智無住心故即便得見是清淨義然佛世尊
是真如所顯由斯理故以有住心不能證得
由此頌曰
無智由如閻 當閻智若明 能對及所治

得失現前故

猶如闇者是與闇相似義由斯以闇比其無識以其日光譬同有智有眼如文具述故云能對及所治得失現前故隨其所應由其有眼者顯得能對夜分曉已顯破所治冥闇謝故日明既出者顯能對現前日光既照見衆

色像次後之文欲說何事頌曰

由如是正行 獲如是福量 於法正行者

業用今當說

由如是正行者此明文正行頌曰

於文有三種 受持讀演說

文有三者一受持二讀誦三演說言受持者

虛五

六

七

謂持法人讀誦者依多聞說雖不能持由能讀故亦多聞攝義正行者謂是周遍得其義故頌曰

義得由從他 及已聞思故

義之得因從他及已何謂從他云何由已為聞思故如其次第從他及已而得者據遍得

義此謂文義正行頌曰

此謂熟內已 餘成他有情 由事特大性

望福望殊勝

此受持等但為成熟內已餘成他有情即是於他廣為正說獲如是福量者顯其福量差別由事特大性望福福殊勝此捨身福望前

捨身福由事大故有其差別及由時大由一

日中尚以極多自身而行布施復經多時於

法正行者業用今當說何謂彼行業用耶頌曰

非境性獨性 能依是大人 及難可得聞

無上因增長 若但持正法 所依處成器

蠲除諸業障 速獲智通性 世妙事圓滿

異熟極尊貴 於此法修行 應知獲斯業

經云不可思者此顯不是凡情比度所行境

界言不可稱者此顯獨性所獲之福於聲聞

等是不共性故言為益發趣極上最勝乘有

情故說者顯此法門是大人所依大乘教名

極上乘大乘行名最勝乘樂下劣者不欲聞

虛五

七

八

故此顯難聞性聽者難得故由能成就不可
思量等福聚故此顯增長無上之因福種增
長故此中文云不可思不可稱者謂以非量
非度如次應知當知是人則為以肩荷負等
者此即顯其能持法者由彼持法即是持善
提也所在之處香花供養者此顯所依之處
成勝妙器由被輕辱故所有應生惡趣之業
皆當消盡故此顯淨除業障言此為善事者
謂遭輕辱時顯被辱之人有福德性故言此
為善事自古翻譯皆無此語於然燈佛先供
事諸佛所得之福比於末代於此法門能受
持等獲多福故此顯得成智通性多福資糧

悉圓滿故乃至當知是經不可思議此顯果
報不可思也即是世妙事圓滿果報極尊貴
謂於護世帝釋婆羅門等所有圓滿皆當攝
取言狂亂者應知此是狂心因言不可思果
報者此之多性勝性二種皆非凡情所測斯
謂於法正行便能安住如是眾德是故名此

為正行業果報功用又復如前三種問答此
中重問義有何殊答曰
由自身行時 將已為菩薩 說名為心障
違於無住心
妙生實無有法可名菩薩者若無菩薩云何
如來於然燈佛所行菩薩行耶答此疑曰實

無有法如來於然燈佛所如是等此顯何義

頌曰

投後時記故 然燈行非勝 菩提彼行同
非實由因造

此中意言我昔於然燈佛所非是勝上行菩
薩行而我昔行時實無有法可於彼邊證得

正覺若證覺者即不記我後時成佛此中意
者言彼行時自云我當成佛若言菩提非有
者佛言是無即摠撥無佛為除此難文云妙
生言如來者即是實性真如異名謂無顛倒
義名為實性無改變義是曰真如妙生若有
說云如來證得無上正等覺者是為妄語者

虛五

八

公

此顯何義答曰菩提彼行同非實由因造由昔菩薩修行之時實無可行諸佛亦爾無法可證正等菩提此還揔撥實無無上正等菩提答斯難曰妙生如來所有正覺之法此即非實非妄者此有何意然真如理是佛所證彼即非實由從因生諸有為相是聚相義彼

即無其色等相故頌曰

無彼相為相 故顯非是妄 由法是佛法 皆非有為相

謂此無彼色聲等相色等相無是其自相由此故云無彼相為相故顯非是妄是故如來說一切法即是佛法此顯何義由如來證此

法故由法是佛法皆非有為相者此顯以無為體此何所陳由一切法以真如為自性此乃但是佛所覺悟是故一切法名為佛法由此色等不能持其自體相故所有彼諸色聲等法皆不是法由不是法是故此成其法即是畢竟能持非有之相丈夫之喻何所顯耶

頌曰

謂以法身佛 應知喻丈夫 無障圓具身 是遍滿性故 及得體大故 亦名為大身 非有身是有 說彼作非身

煩惱所知二鄣無故名圓具身言遍滿者是遍行義遍諸處故名為具身及得體大故亦

虛五

九

名為大身此遍行者應知即是真如之性在諸法中無有異性故云非有身是有說彼作非身如來說為非身由此名為具身

大身者斯何所陳以非有為身故名彼為非身即真如性故由其無身故是故名此為具身大身若言無有菩薩者正覺亦無所覺亦

無亦無眾生令入涅槃亦不嚴淨諸佛國土有何所為諸菩薩等令諸眾生入於圓寂又復作意淨佛土耶為答斯難故有下文此顯何義頌曰 不了於法界 作度有情心 及清淨土田 此名為誑妄

若言此心是其誑妄為此不名菩薩者若爾由何得名答妙生若有信解一切法無性一切法無性者如是等此文欲顯何義答曰於菩薩衆生諸法無自性若解雖非聖名聖慧應知

此明何義言法無性法無性者此懷衆生及菩薩所有之法於彼若能信解或世出世謂是異生及聖皆名菩薩由此便成決定許有覆俗勝義二種菩薩此即顯其順彼再說菩薩菩薩經文前云如來是無得所顯者義成明白若如是者豈彼聖人全無所見為答斯難許有五眼為顯其義頌曰

雖不見諸法 此非無有眼 佛能具五種 由境虛妄故

此乃如何不是妄耶為答此難先為喻已彼諸衆生種種性其心流轉我悉知之如是廣說此顯何義言彼非是妄見由境虛妄故何者是虛妄境謂種種妄識頌曰

種種心流轉 離於念處故 彼無持常轉 故說為虛妄

即是種種識有六識殊故復是其妄何因名識為心流轉經云如來說為無陀羅者此顯離於念處性故由彼念處是此持處彼若無者即是無持陀羅喃阿羅病陀羅此之三名

虛五

十

公

共目二義皆得名持亦有流注義由無持故心即流散言無持者為顯常轉之緣既無持故顯其常轉是虛妄性問何故本經初留梵者有伺意趣答梵本三處皆是陀羅而義有差別今時譯者若也全為梵字即警帶於東梵字可謂義詮流轉所由於西域是故初題述執持之事世親菩薩之情如本無著作斯傳之意符釋者世親菩薩之情如本無著作斯傳

定胎傷字之患若摠譯為流持便成不現成若譯為餘皆類知諸在梵本者咸有異此一般若已經四譯五譯尋者當須善觀不是一事重譯意多為西國盛明自有一名目多事一事有應體方俗之殊致不得特昔而膠柱鼓瑟舊譯全成何以故者由有過去等疎漏無暇言其臧否何以故者由有過去等心不可得言故所云過去未來心者由是過

去未來性故是不可得其現在者即是遍計
 所執自性非有故此顯流轉之心是妄識性
 所緣無有三世性故復有何意說福聚喻耶
 答曰
 應知是智持 福乃非虛妄 顯此福因故
 重陳其喻說

此述何義心既流轉是誑妄性故所有福聚
 亦並成虛此既是妄何成於善既有深疑理
 須明決答流轉之心可是其妄所言福聚體
 不是虛由是正覺智之持故如何顯此是其
 持性如云妙生若此福聚者如來即不說為
 福聚此何意趣由五取蘊體是虛妄若此福
 聚是取蘊者如來即不說此福聚為福聚性
 是不說為智之持處義若言如來是非集造
 所顯如何如來說有諸好及眾相耶為除此
 難故云不應色身圓滿及相具足觀於如來
 言色身者是隨好義故

十一末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釋卷中 虛五

媿反正標必播宵直又差舛上楚佳反謬迷劫

反俱燭反愜當上恰當恰反當也舊注思作膠

交音暇夏臧否下上則郎反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釋卷下

虛六

無著菩薩造頌 世親菩薩論釋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如來說彼為具相者此非具相由此說為具相此有何意頌曰

謂於真法身 無隨好圓滿 亦非是具相

非身性應知 於法身無別 非如來無二

重言其具相 由二體皆無

言法身實不圓滿隨好色身應知亦不具足
 眾相彼無身性故是謂法身無具相義亦非
 如來無斯二種所謂色身圓滿及以具相由
 斯二種不離法身是故如來有其相好為此